

漢
魏
叢
書

三
九



論衡卷第二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
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
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
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
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
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
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
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
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

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
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
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
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
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
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
異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
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
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
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
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
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
也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
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
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
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

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

一有廣
大字

從橫

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艷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烈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

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鑿鍾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鑿鍾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丘五三轉爲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

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
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
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
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
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况千言
之論萬文之頌哉舩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
舩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舩車采畫
也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闇不彰漢德不
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

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
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
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
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
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
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
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
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
聖主德成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

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
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
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
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竒彰漢
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
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
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
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
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

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

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
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
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
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
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
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
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
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
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

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
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
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
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
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
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
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
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
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

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于三累也道立國表
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
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
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一篇闔
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
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闔絃歌之聲文當興於
漢喜樂得闔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

闔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罷辜大不謹敬成帝竒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邇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

一櫝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
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
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
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竒之徵在蘭臺夫以三
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
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
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
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
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善不空才高知深

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求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
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
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竒而何
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
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
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
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
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

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
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
為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
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
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
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
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
子以文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
上龍鱗炫燿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

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
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
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
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
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
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
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
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頰文書棄
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

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
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
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
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竒者
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
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
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
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
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

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胷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

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

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
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
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
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
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
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
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
圈內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

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在道繩墨所彈安得避
諱是故子雲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
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
之見以正偽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
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
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

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

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
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
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
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
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
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
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
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
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

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
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
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
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
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
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
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
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
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

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
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
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
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兇勇獐不能
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
轉為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為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
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
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

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
 言其血為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
 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
 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
 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為
 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
 象甲形如死人為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其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
 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為燃火吾乃頗疑死人

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
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
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
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
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
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
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
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
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

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
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
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
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卧人之旁卧人
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
也夫卧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况死人精神
消亾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
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
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已也當能言

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
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
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
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
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
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
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
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
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

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
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
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冰人生
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
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
妬夫媚妻同室而處滯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
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
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旣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

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
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
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
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呼
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
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
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
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
時呻嗚者人骨自有能呻嗚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

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
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
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
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
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使青者去或奪之也予
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
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臬臬之聲也
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

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為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語言則

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咆哮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咆哮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墮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

一有蹶字

者氣適凝成未能堅

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形體形體
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歿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
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
鷄卵之未字也頽溶於穀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
雌偃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
頽溶之時頽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
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
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
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

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何能害人有鷄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鷄犬已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鷄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

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
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
人若為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已之體無兵刃
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
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為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
氣歇以火為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
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胃中力盛身熱今人
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亾當死之時精
神不怒身亾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

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
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
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
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亾人與
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
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
精竒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
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
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能爲物則爲氣

王
卷二
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
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
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
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

終

兩
吹
其
而
風
之
氣
限
愈
矣
夫

論衡卷第二十一

漢會稽王充著

新安程榮校

死偽篇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韞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

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

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已合會人君之威固嚴

一本

作

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

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
知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
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
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
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
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
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
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
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
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
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昇秦狐突以爲不可
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

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
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
君哉恨惠公之改葬于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
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
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
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
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
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
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且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

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
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
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已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
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
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
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
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
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
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瘳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唵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不卒苟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哈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苟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

則不可唵新死氣盛本病苦日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唵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財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為鬼立於人旁雖人之言

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
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安世人論死謂其精神
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
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
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
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
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心喜乃瞑
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
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苟偃類也雖

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
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
瞑與謚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
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
也加謚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
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
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
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主憎之哉何其爲靈者
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
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
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
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
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
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
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
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

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
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彊死其魂
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
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
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
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
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
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
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

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
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犇駟帶
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
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
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
彊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
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
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
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于子胥不爲鬼春秋之

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
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
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
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
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
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
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
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有
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皙在

玉苑論衡 卷二十一
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
伯有能爲鬼子皙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
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
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土立
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
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
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
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

魏顥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顥故獲之夜
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顥之德故見體爲鬼
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
魏顥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
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
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
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
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

王文誥卷二十一
福喜之應驗也魏顥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
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
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
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
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
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
濱立家非一水湍崩壞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

見百姓者乎樂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瀆圻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奠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

然是已今柰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已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

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
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爲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
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
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爲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

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爲虎在故可實也今鯀
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爲
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爲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
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
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
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
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
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
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

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
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
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
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
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
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
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
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
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

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
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
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
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
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
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
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
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

毒憤不知殺已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
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
魂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
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
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
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
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
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

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性時
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
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
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
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爲
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
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
脉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蒞彭

越燒殖一僂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
殖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遂定陶以

民禮葬之發棺時臭懂

一本作爐

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

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
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
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
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
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

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
奪其衣物保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
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
其墓不能出梟爲火以殺一人貴爲天子不能爲神
丁傅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祭起殊處見火聞臭
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一

終

論衡卷第二十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紀妖篇

訂鬼篇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

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
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
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
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亾國之聲
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
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
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
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
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

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
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
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
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
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
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
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
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
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

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
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虵伏地
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
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
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
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
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平公之身遂瘡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
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

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旣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奠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

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今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

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
樂與百神遊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授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
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
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
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襄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勲
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
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今主君射熊與罷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今主君滅二卿夫罷罷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筭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

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
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
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
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
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
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
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
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
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

一本作
乃告

諸子曰吾藏

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
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
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
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旣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
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
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
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
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
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

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
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
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
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
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
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
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
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
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

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已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

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
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
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
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
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
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
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
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
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

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颺風也颺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颺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卧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
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迺
犇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
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
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
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
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
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
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

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
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今御史逐問莫
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
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
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
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
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
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

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
不見至之杲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
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
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
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
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
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
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
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卽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

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却走再拜
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
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
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過華陰人持壁遮道委
壁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
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
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
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
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賫持之物非真物矣祖

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今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虵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虵虵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高祖後人至虵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爲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虵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

哭人以媼爲妖言因欲笞之媼因忽不見何謂也曰
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媼忽然不見
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媼非人則知所斬
之虵非虵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虵夜而當道謂虵白
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虵赤帝子爲人五帝皆
天之神也子或爲虵或爲人人與虵異物而其爲帝
同神非天道也且虵爲白帝子則媼爲白帝后乎帝
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宫屬宜盛今一虵死於
徑一媼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

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
所殺之虵非虵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
虵與邑外之虵鬪者非虵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虵
而鬪也鄭國鬪虵非虵則知夏庭二龍為龍象為龍
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
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
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

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
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
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
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
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
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
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無他
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

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

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
石墜車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
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
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
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
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
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
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
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

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

見鬼出凡人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
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
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
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
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
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
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
把椎鑱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
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

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卧則夢聞獨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卧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卧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卧卧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卧光已亂於卧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卧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

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
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
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
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
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
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
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
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

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

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
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
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
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
病人命當死死而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
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
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
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

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
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
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

一本作剛氣也其

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
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
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
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
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

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
 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
 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
 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
 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
 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
 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
 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
 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

不常見無以異也

有異今無異類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

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焚遂

田子具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
而為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
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
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
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
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焚惑使之彼言
有所見也焚惑火星火有毒焚故當焚惑守宿國有
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

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
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為火光火熱焦物故
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
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
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
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
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
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
舍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為

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爲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

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謡石言之屬
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
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
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
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
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
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
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
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

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大噬
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
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
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
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爲骨肉
陽氣主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
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
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
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

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不論氣流連骨肉精神居於

前野合誰昧赫姑猶常具而不無寸也太則之原在

盈酥原蒸味骨肉無煎效靜味言慈派聖固方骨因

則原王為酥縣人之主也劉顯原具效骨因聖酥原

養人之容夫人液以坐者劉顯原也劉顯建為骨肉

之原蒸之也太則之原天原也天顯主人之醫姑猶

夫之面也姑執世劉顯原效靜味言慈派聖固方骨因

呂可呂可且取效果大派也五安且卒效果實要藥

論衡卷第二十二

終

如氣林回良藥之效也蒼天湖

論衡卷第二十三

漢會稽王充著

新安程榮校

言毒篇

四諱篇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蕘頗多殺人不知此

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
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薄者
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為毒
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
故楚越之人促快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
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
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
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蝮所
中割肉置地集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

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

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賚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爲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嚮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

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

則爲巴豆冶

一作野字

葛在魚則爲鮭與鮓鮓故人食鮭

肝而死爲鮓鮓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

鳥郊魚亦郊蝮蛇蜂蠆皆郊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

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

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爍金

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

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辨之吳鑄多非一

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生於南人飲鳩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

齧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瀕或附於脣吻故舌
鼓爲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爲一類故
人夢見火占爲口舌夢見蝮虵亦口舌火爲口舌之
象口舌見於蝮虵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爲言
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
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虵
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
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
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

龍虵彼美吾懼其生龍虵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
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
叔虎美有勇力嬖於纘懷子及范宣子遂懷子殺叔
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虵所生也比之叔虎之
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
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
容貌龍虵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瞻附於肝故
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
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

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
勇夫難近好女說一作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
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
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
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
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
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
忝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
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
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
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
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
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
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
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

乏匱故作偶人以待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
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
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
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
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
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
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
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
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惟聖心賢意方比物
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
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

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
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
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
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歛孔
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
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
歛姦人憫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
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
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

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
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
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者可聞則璵
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
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
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
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
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
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

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
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
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
時求卜迎醫異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
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
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
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
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
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

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羈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

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
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善器葬乎
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
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
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
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亾
之道也蘇秦為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
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貪國空兵弱燕軍卒至
無以自衛國破城亾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

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奸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
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
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
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
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
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垂錯首尾相
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
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傳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詳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

與不祥未可知也。今史質雖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雖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

以宅神惡煩擾則四而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
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
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
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
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
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
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
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
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

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
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
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憤田
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
可不之諱義祥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其義不祥於墓

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
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
其忌連相放效至或於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
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夫徒

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
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
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
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
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
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
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
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發膚受之

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齊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憐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法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

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
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
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
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極當葬身不送也葬死
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
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
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
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
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

王列言後
卷二十三
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
鄉黨屍不升侘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
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
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
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
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
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
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

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
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
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
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
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
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
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
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
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

莫有腐鼻腐鼻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鼻口食腐心
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
可謂腐矣然而有耳之更衣之室不以為忌者食腐
魚之肉不以為諱意不存以為惡故不計其可與不
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著人身今日見鼻聞一
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漸於
溝不以為凶者滂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
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
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

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

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
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
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
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
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
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
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
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

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
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
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
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
於戶卽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
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
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
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
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

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傲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亾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今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

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
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
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爲其
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修冢
之人異人來代已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
禮曰毋搏飯毋流歎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
今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

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
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
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
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
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
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
其不避巳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
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爲歲所食何故反令
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惟移徙而咎起功

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
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
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寃今巳酉之家無過
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爲見食此則歲寃無罪也且夫
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
無爲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爲巳酉乃凶
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爲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
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
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楊州在東南

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
西羗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
西宅爲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
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侘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
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
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
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
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
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

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

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
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
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
則止不為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
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
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
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
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為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
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

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己酉地有厭

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
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
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培之土能勝之乎非
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
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
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
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
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
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

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
疆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
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
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第二十三

終

論衡卷二十三

論衡卷二十三

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施之性人物

力之不勝多小不厭不使五軍將木使五夫得一

受之無收回也

心不銷則多以一良之金一幾之六

量取道以真糊葉去輪天並入味不消以水

果食以入果食身燻以角廉道以水

大

大

論衡卷第二十四

漢會稽王充著

明仁和張樸次

譏日篇

卜筮篇

辨崇篇

難歲篇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

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自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歛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歛

與葬何異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
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
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
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
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
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
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
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
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

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巳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
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
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
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
寅日中以暘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
大夫士三月假今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
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
月常竒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
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

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
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
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
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
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
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
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
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
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况之也生人飲食無

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
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
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
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
禍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
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
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歿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
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
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

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
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
二非徃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今人愛之
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
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
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
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
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
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

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
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
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
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
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
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
誰使疑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
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
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

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

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
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舩着蓋施帽
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
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
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
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
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
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辜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
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

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
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
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
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
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
曆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
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
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
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爲獨當

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
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
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
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
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
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
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

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藁茅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

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言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今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胷腹之中聞知其言故鑽龜揲著兆見數著夫人用

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
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
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爲兆數者亦
已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胷中爲思慮在胷外爲兆數
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
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
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
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
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

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
龜為若版牘兆數為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今乎則
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
無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為以應人
也按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
四時歸竒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
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
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

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
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
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
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
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
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
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
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
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

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竒怪旣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駢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

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
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
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
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
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
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
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著有
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
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

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
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
非爲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
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竒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
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
可以叅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
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
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
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

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
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
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
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
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
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
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
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
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

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
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
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
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
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
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
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
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
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

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
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
成王在上而盥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
其罪盥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
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
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
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燹占者曰凶太公曰
龜燹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
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

王女詩傳 卷三十四
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崇篇

世俗信禍崇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
懽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
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
禍結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
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
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
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

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
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
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
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
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閭人民有爲觸傷問時奸書僞
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
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
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

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
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
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
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
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
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
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
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
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

崇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于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
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
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
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握
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
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爲
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
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
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

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
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
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
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
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
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
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
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
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

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
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
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
曰氣相汗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
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
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
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
必到吏日惡繫後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
制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赦令至哉人不觸

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
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
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
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爲湖其民未必
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
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
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
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死者復
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

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
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亾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
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
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鑿錘不更
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
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
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
家宅盛卽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
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

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

王言補 卷三 十七
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
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
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
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
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
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
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干其吏從長吏怒之
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
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爲

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什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

北南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
營保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
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
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蟻
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
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
體不過數千丈如今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
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
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

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
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五與亥
地之民使大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
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
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
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
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
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
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

三才圖會 卷三十四 十九
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
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
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陽
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
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
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
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
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
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

民徙者皆凶爲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在上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比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

者宜暴如不者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
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
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
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
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
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
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
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
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

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
天下皆爲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
午可爲大夏子可爲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
立春艮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
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
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
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
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
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

徒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午
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
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
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
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
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爲一統四千六百
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
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
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

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
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
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
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
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
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
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
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四

終

禮記卷之二十四

不類也福而

然於神也

雖為不謂不

與子論其凶

中為之謂

與子也此

之廉也

同辭然入